

女性生命研究：評《我是一個媽媽，我需要柏金包！》

文字工作者 | 陳瑤玲



我是一個媽媽，我需要柏金包！—耶魯人類學家的曼哈頓上東區臥底觀察
溫絲黛·馬汀著；許恬寧譯／時報文化／201607／323頁／22公分／350元／平裝
ISBN 9789571367033／785

* 前言

溫絲黛·馬汀的《我是一個媽媽，我需要柏金包！》，是一本有關美國曼哈頓上東區女性研究的民族誌寫作，書中詳細描述了作者定居於曼哈頓上東區六年，周旋於上層階級的日常生活。溫絲黛·馬汀是耶魯人類學家，渴望了解城市孩子的母親，想知道在曼哈頓當媽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她的書中描述了她在上東區社會的參與觀察、深度訪談與反思：溫絲黛·馬汀從尋找一個的家屋、為兒子費盡心思擠進一所政商名流雲集的幼兒托兒所、雕塑自我完美的身材、朝思暮想、想方設法擁有一個人人稱羨的柏金包、到高齡流產等種種事件的心路歷程。

曼哈頓上東區的婦女自成一個個小圈圈，有自己的遊戲規則，自己的儀式，自己的穿衣風格，以及四季避暑與過冬的遷徙模式，住在上東區的貴婦，自有一套不同於常人的信念、野心與做事的方法，種種的不同都帶給作者程度不一的文化衝擊。

作者以自身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研究背景，深知人科動物要有歸屬感，才不會迷失自我，所以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同類，渴望盡快融入當地生活。故在研究初期，作者還能以理性之姿，在社區站穩腳步，但與時俱進，入境隨俗，開始認同她的研究對象，不知不覺之中，穿著打扮、言行舉止，慢慢開始像身邊的上東區女性，思考模式也開始同化，關注上東區婦女關注的事。

* 家屋、性別分工、教育與母職

紐約居民主要居住於垂直式建築物，人口高度稠密，空間短缺，新住戶要尋找一個合適的家屋，通常由家中的女性成員來承擔此項任務。由於作者是個自由工作者、時間彈性，找新家的責任自然便落到身上，而其丈夫則負責賺錢養家。作者與房屋仲介費盡千辛萬苦，通過繁瑣的購屋申請過程的入會儀式，作者一家終於如願以償地在東區找到新棲息地。

作者出生在美國密西根，那裡往往有人際網絡提供協助育兒，那些全職的家庭主婦扮演親

族的角色，彼此互相幫忙。但如今作者離開原生家庭，與丈夫另組小家庭，在曼哈頓上東區居住，當個城市母親，鄰居雖然成千上萬，但每個人卻忙著過自己的生活，好似與世隔絕一般。

本書抽絲剝繭曼哈頓上東區當地的女性的身分地位的維持方式之一，是從教育子女中更加彰顯自己社會地位的價值，孩子在上東區媽咪的眼中是拿來炫耀的裝飾品，孩子是她們揮金如土的對象，打扮孩子，餵食孩子最好、最健康的食物，不擇手段把孩子送進最貴族的學校。而由於上東區的孩子很多，爸媽的錢也很多，但學校就只能收那麼多學生，作者觀察到：

在上東區這個豐饒之地，有些東西卻極度難以取得。在上東區變異的生態，無法把孩子送進貴族學校，就跟被食物鏈的掠食者逮到一樣恐怖。（頁78）

作者看到上東區家庭為了小孩在教育機會拔得頭籌，搶得在貴族學校卡位的機會，不斷提前時間準備。對比非西方與西方國家對孩子教育的看法，可以發現有很大的差異：非西方的國家，三歲就要開始幫忙家務，孩子是資產，被愛、被重視。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，可以帶來真正的歡樂，因為他們可以做出貢獻，「帶財」到這個世界。然而在工業化的西方國家，孩子是父母的工作，大人的生活繞著他們的需求打轉，每次幫孩子鋪床，或是幫他們煮完特製的兒童餐後得清理廚房時，都會感受到孩子確實是父母的工作。西方人用自己的一套方式重視孩子，別的文化崇拜祖先，然而，作者感嘆地說，這裡的家長是孝順孩子的「孝子」、「孝女」。西方的母親身處特殊的生態、經濟與社會環境，照顧孩子、陪伴孩子主要是母親的責任，母親甚至為孩子一生的成功負責。

* 階級與社會網絡

作者的兒子幸運地進入人人稱羨「最好的」的托兒所，作者與其丈夫分析其中緣由，得出以下結論——大概是嫂嫂的影響力吧：

雖然那是一間人人搶的托兒所，但那間學校非常重視關係。如果你家曾經有人成功把孩子送進去，而且一送就是四個，還捐了一大筆錢，又好相處，你申請的時候就有優勢。在學校眼中，你是有關係的人，選你大概不會出什麼大問題。（頁98）

孩子進托兒所要靠人脈，讓作者感到自己是一個「好」媽媽。然而學校裡面的社會階級分明，作者與一些媽媽們打招呼時，她們視若無睹，把作者當作隱形人，作者總是感到悵然若失，心中糾結，除此之外，作者也難過不能替兒子找到玩伴。

上東區的媽媽寶寶們，早就排好社會位階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子。作者發現那些高位階的女性，全都嫁給比所有人成功的成功人士，女人先生的地位，成為最重要的評判指標。而在

上東區，連孩子的玩伴也可以決定你的社會階級。父母幫孩子找到什麼樣的玩伴，你就是什麼的社會階級。階級令人焦慮、隨時可能變動。

* 健身、慣習與奢侈品

曼哈頓上東區的貴婦，生活中極端的焦慮，她們承受著不能踏錯一步的龐大壓力，必須當完美的母親，完美的社交對象，完美的衣架子，還得當完美的性感女人，為了完美，她們投注了無數時間與精力健身，並一擲千金地購買奢侈品，作者描述：

紐約上東區的貴婦個個都經過千錘百鍊的考驗：除了搬進社區要面試，孩子入學要考試，她們的身材更不容許有不完美的地方。這群高學歷、通常沒有職業的富裕女性，她們最重要的志向，就是在 Physique 57 或 SoulCycle 等健身中心通過層層考驗，讓自己擁有最完美的體態。在我心中，我把她們想像成藝高人膽大的曼哈頓藝妓。她們以不達目的誓不休的精神，用盡一切手段，追求幾乎不可能買到的奢侈品。（頁 28-29）

作者在上東區被一些傲慢的女人排擠、挑釁，連她們手裡的包包似乎都能攻擊她。於是，作者想要一個昂貴包包，讓那些貴婦產生錯覺，認為作者是值得打招呼的對象，因此，作者熱切地想要有一個昂貴漂亮的皮包，相信一個漂亮的包包可以像圖騰一樣保護她，讓她不受其他女人的傷害。作者解釋道：

紐約這座城市看重特權與成功的意符，柏金包代表的是一個符號，代表著人上人的地位，特別是對女人來說，柏金包意味著最終極的身分地位。能給女人柏金包的男人，連帶也是最有權有勢的人。（頁 132）

法國愛馬仕的柏金包展現的是限量供應的藝術品，一個就需要近五十小時的精心製作，純手工製作，一個小細節都不放過，負責製作的人，至少要有跟著資深皮革師傅學習兩年以上的資歷。每一個柏金包都有嚴格的尺寸規定，並打上包包的製作年份與師傅「簽名」（姓名縮寫）的印。作者認為：有了柏金包之後，你將得到曼哈頓人某種非常獨特又扭曲的敬意，那種敬意的別名叫「羨慕」。其他懂柏金包的女人，那些你在乎她們怎麼看、想讓她們崇拜的女人，她們將因柏金包而尊敬你。（頁 133）

* 後語

雖然人類學家對人類行為的整體脈絡感興趣，但他們不可能研究每一件事情，而且田野研究大多會著墨於一些特定的問題。溫絲黛·馬汀的《我是一個媽媽，我需要柏金包！》，是一

本專注於女性生命的研究，蒐集與當地女性生命議題有關的資料，但當地女性對問題回答並非作者唯一的資料來源，溫絲黛·馬汀也蒐集各種資訊，例如當地居民背景、社會地位、人口密度、氣候、地理環境、土地利用、資源分布等，並援引了其他學者的民族誌資料。

作者溫絲黛·馬汀對曼哈頓上東區的社區、社會、文化進行長達六年的研究，藉由自身的觀察與體驗研究當地的女性社群，蒐集第一手的田野資料，並藉由參與地方活動、人際網絡、社會組織，與當地女性建立互信關係，整體來說，該書文字流暢，引人入勝，兼具主位觀點與客位觀點的研究視角，提供讀者對該社會狀況及女性問題的深入了解，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民族誌研究。